

葡萄藤 *Grapevine*

April 2015 第 161 期



「主真復活了！」(路 24:34)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二千一五年 四 月第 161 期

頁次

本期目錄

作者

1	主編的話	王念祖
2	神師的話：恆心祈禱.....	林育明神父
4	婚姻與家庭	周 道執事
10	往事概述	許王瑞昌
15	念親親.....	雅 芳
20	感謝天主(後續).....	朱映紅
23	邊境關懷初體驗.....	Diane Chen
29	艾爾帕索旅途省思.....	Youth Group
33	天之獵犬.....	葉誠聚
39	是誰影響了信總主教？.....	匪 祿
42	我的旗袍情結.....	李卉子

路加福音 第十章第十 - 十四節

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主編的話

◆王念祖

編輯本期葡萄藤時，正值四旬期。老實說，我從來不喜歡四旬期。今年聖灰日又適逢大年夜，更名正言順地給了自己「寬免」的藉口，拖延不去思考這個四旬期為我的意義——雖然身在異國，新年春節就如昨日今天，毫無差別，更別妄想任何節日的喜慶。但這四旬期內，雖然每次進堂我都刻意避開不看入門那幅基督受難像，但卻無法規避凝視那雙被長釘刺穿的腳，與那顆被利劍刺透的心。我深深感到，若非曾被利劍刺透心靈，聖母也就難以成為聖母，正如若非經歷淚



水洗禮，信仰也難以深刻地震撼心靈。這種感受，在讀許媽媽的「往事概述」，雅芳的「念親親」，與映紅的「感謝天主（後續）」時，更為強烈。

但滋長信仰的痛苦，未必限於自身經歷。從堂區孩子們在「艾爾帕索之旅」的「邊境關懷初體驗」的省思中，我體認到為何教宗方濟各要我們「學習哭泣，學習去愛，向窮人學習」。這些在美、墨邊境受苦的基督肢體也將如「是誰影響了信總主教」的那個小女孩一樣，在信仰的路上深深地影響這些孩子，因為在淚水中，天主就如「天之獵犬」一樣，不斷的追逐著我們的愛。

讀者或會訝異，為何小編選了與本期信仰主題無關的「我的旗袍情結」作為壓箱文。但若你你能體會為何述說男女情愛的「雅歌」成為聖經正典經卷，也許你就能了解為何我在卉子婉約的文辭中，看到相似信仰過程的溫柔情結了。

神師的話：恆心祈禱



◆林育明神父

我很喜歡達拉斯耶穌聖心堂這優美安靜的環境。它讓我的心平靜下來；讓我有機會每天在教堂裡朝拜聖體，懇求主耶穌賜給我們力量，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可憐我們這個世界，並保護這個世界，保護我們每一位教友，能夠堅忍不懈地向永生的目標，勇往前行。

祈禱本身就是種修行，他可以幫助我們抗拒自我的私慾偏情。祈禱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祈禱需要時間的操練，就如想認識別人，就要花時間給別人一樣。如果沒有花時間在祈禱上，我們就不認識自己，那就更不認識天主了。就拿我自己來說，如果我今天忽略了祈禱，那麼我一天的生活就沒有什麼頭緒。當然我也嚐到祈禱辛勞的滋味，心中充滿掙扎，那是一種屬靈的爭戰。我每天有幸能花時間朝拜聖體，就像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帶領我認識耶穌聖體的奧跡。在祈禱朝拜聖體的時刻，我用聖書，念日課，再打心裡說：『上主，求禰開啟我的口，以讚美禰的聖名；求禰潔淨我的心靈，驅除一切無益的，邪惡的和不相宜的思想；求禰光照我的理智，灼熱我的情感，好能適當地、專心地、虔誠地向禰祈禱，並能在禰台前幸蒙垂聽。』這是多麼美的時刻，所以我特別珍惜。

祈禱的渴望就是要與天主在一起，正如交朋友一樣。所

以我們祈禱應當憑意志堅持，切勿被感受左右。『天主召叫』我們過祈禱的生活。我常想像自己也過著隱修院那樣的生活，不斷以苦行操練自己的意志。耶穌說『你們祈禱時要說：父啊！願禰的名被尊為聖，願禰的國來臨…不要讓我們陷于誘惑』（路 11:1-4）。我們的生活離不開祈禱。祈禱是向天父祈禱，為此，天主是修道生活的主宰。

天主給我們獨一無二的聖堂，寧靜的聖所。我喜歡這個地方，也喜歡把聖堂打掃得乾乾淨淨。我選擇每天九點鐘到十一點鐘固定的時間祈禱，獨自朝拜聖體，在祭台上放四個小蠟燭，將聖體光墊高，念日課祈禱。

各位教友們，耶穌教導我們，『至於你，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瑪 6:6）教會傳統有固定的時間祈禱，就像我們去看朋友都有預約時間和地點，祈禱也應是這樣。耶穌說；你們不祈禱，不能救靈魂。不會祈禱，不願祈禱，不喜歡祈禱的人，無法探入天主的奧秘內觀看。我們的生活中會遇到許多磨難、病痛、和誘惑，靠人的力量不能克服，只有投靠耶穌，才能得到救援。歡迎大家來朝拜聖體祈禱，把我們靈修生活豐富起來，透過祈禱與我們的天父會晤，並得到更多的恩寵來武裝自己，更要為天主的仁慈、容忍、和愛作見證，讓我們能生活在這世界中平安到達彼岸。『醒寤祈禱吧！免陷于誘惑』（瑪 26:41）



婚姻與家庭

◆周道執事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

家是溝通，理解，和互相尊重和好的地方；

是為對方和子女犧牲的地方，

要是沒有了愛與相互的尊重，

我們會看見

愈來愈多世上的悲慘及痛苦。

悲慘痛苦首先來自家庭，

愛也一樣。

所以家應該是愛的地方，

家需要我們去經營呵護；

因為它是我們親手建立的。

若瑟和瑪利亞中間有一位小耶穌，

他們的家叫做聖家，

這是聖家的意義；

我們的家也能成為聖家，

祇要我們願意請耶穌來到家裏。

一起跟我們，

建立美滿聖愛的家。』

天主教會看待婚姻是一件聖事，其來有自。因為為我們的信仰而言，婚姻是神聖的盟約，是介於一男一女的夫妻和夫妻與天主之間的合意結盟。婚姻的本質指向夫妻的幸福以及生養和教育子女。兩位受過洗的人的婚姻由於主耶穌基督的介入與祝佑，使得婚姻提昇到聖事的尊位。

那麼，什麼是合意結盟呢？合意，就是建立在彼此決定性地把自己交付給對方的意願上。記得它是把自己交付給對方的意願上喔！換句話說，就是出於自願的雙方合意；它必需以對方為尊，並且幫助對方走聖善的路，度成全的生活。它的目的是為活出一個忠貞和傳衍生命的愛情盟約。

聖保祿說：「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25、32）因此，婚姻聖事象徵基督與教會的結合。它賜予夫妻恩寵，使他們以基督愛教會的愛彼此相愛。如此，這個聖事的恩寵就能成全夫妻之間的人性愛情，強化他們之間那種不可拆散的結合，並在邁向永生的旅途中聖化他們。

從起初，婚姻是由天主不是人所結合的。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是夫妻關係的典範。婚姻的效果是參與天主的創造工程，傳生後代的子孫。與配偶相廝相守，無論貧賤富貴疾病健康，永遠保守著忠貞與忠實的承諾。所以專一性、不可拆

散性、及對生育的開放，都是婚姻的要素；而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這種觀念跟一般世俗的「合則來，不合則去」的想法會有很大的落差。現今的社會那麼的迷惑與混亂，那麼多破碎的家庭，正是因為婚前對婚姻的認識不夠及準備不足，不明白什麼是婚姻？什麼是真正的夫妻之愛？真正的夫妻之愛是一種決定，不是一種感覺，是一種犧牲；不是一種佔有，是無條件的利他；不是為了自己。愛是一種承諾，並且心甘情願的委身在無論是貧賤富貴、疾病健康、成功或失敗的承諾當中。要是我們婚後沒有生活在這樣子的認知當中，沒有汲取那來自天主不可解釋的恩寵與力量的時候，只憑著自己的判斷與努力，甚至於沉浸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我行我素的不努力當中，是不可能面對生活中種種的挑戰的。正因為教會重視婚姻也明白家庭是教會的最基本單位，稱之為「家庭教會」（the domestic Church）。所以家庭是生活的見證，也是夫妻及子女永恆不斷的爱情及相互和好的場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婚姻聖事視為一種服務的聖事。這件聖事是為他人（包括對方及子女）的得救與成聖而獨有的聖事，不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與滿足而行的聖事。

明白了天主教會對婚姻的立場，知道了婚姻是終身的愛情與忠信的盟約，它在本質上同時具宗教意義和社會意義，教會因此在舉行婚姻聖事的過程中訂立了一些教友應遵守的規範。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些規範，好對天主教的婚姻聖事有一些概括性的認識：

- 1.由於婚姻確立夫妻在教會內生活的公開地位，因此婚禮宜公開舉行，安排在禮儀慶典中，在主教，神父，或執事和其他證人及信友團體前舉行。

- 2.天主教會的婚姻必需由主教，神父，或執事主持並且

至少兩位證人出席。

3.教會內婚姻恰當的元素是基督徒一男一女。恰當的言詞與形式是：「無論貧賤富貴，疾病健康，成功失敗，我都愛護你、安慰你、尊重你、從今時直到永遠。」指定的主持人是主教，神父，或執事。

4.教會內婚姻是向其中一方教友所屬堂區登記（若是與基督教通婚，則向天主教教友所屬堂區登記）。向堂區登記的手續應盡量提早辦理，但無論如何，至少要在預定的婚期之前六個月至一年時間。

5.雙方需要完成教區規定的婚姻性向測驗（Foccus）。

6.若在教會內結過婚而且前次婚姻已經正式結束，需繳交教會婚姻解除證明。

7.若堂區主任要求，提交自然家庭計劃課的結業證書。

8.雙方必須親自會見堂區主任司鐸或執事，接受婚前查核，並且承交個人資料和最近的領洗證（須在過去六個月內簽發）。

9.繳交政府機構註冊登記的結婚證書。

10.有關不同宗教信仰的婚姻：當天主教徒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結婚時，不論對方是基督教，或回教，或佛教，或沒有宗教，教會都要鄭重地提醒雙方：

甲、他們的結合不可阻擋天主教一方繼續維持其信仰，及將其信仰傳續給其子女。婚前天主教一方應聲明，確已準備避免失落信仰的危險，同時誠懇許

諾，將盡力使所生子女接受天主教洗禮及教育；

乙、天主教一方應將所作的許諾，適時通知對方，使其真正知道天主教一方的許諾與責任；

丙、教會也會告知雙方，有關婚姻的基本目的及特點，並且任何一方都不得排除此項目的和特點。

丁、在進行婚前輔導時，在寬免同意書上，雙方清楚地表明瞭解以上所提的各項。聖職人員將代他們向教區申請寬免。

有關結婚的地點與場所，因為它是一件聖事所以結婚典禮必須在教友一方所屬的教堂舉行。倘若未婚夫妻二人均在天主教會內領過洗禮，他們的結婚典禮可要求在男方或女方所屬的教堂內舉行。為了表示婚姻的神聖性，婚姻聖事必須在教會內一適當的、用來朝拜和讚美天主的場所舉行。天主教的婚姻聖事，不得在餐館、旅店、民眾聚會中心、或婚禮專用小堂等地舉行。

為了妥善的準備好婚姻聖事，教會會懇切奉勸教友在行婚禮前辦妥和好聖事（告解）及領聖體。也勸導將結婚的男女雙方，凡未領過堅振聖事的人，倘無重大不便，應先領堅振。同時在婚禮之前，結婚當事人雙方均應親自參加婚前輔導講習。這類講習會，可以是一整天的，或是分開數天舉行；分別由教堂或教區主辦，講習會的時間與地點可向堂區神父或教區洽詢。

教會內的婚姻是如此的神聖與莊重，就是要我們知道天主對我們婚姻的計劃，和讓我們明白對婚姻生活應有的態度與責任。面對我們現代婚姻的困難，我們必須有：

1.犧牲的體認；男女雙方在婚前就認清婚姻是雙方的完全給與對方，這包括身體，心靈，物質，及一切所有。為了對方的好處，委身犧牲，在所不辭。婚姻最後的目的就是活出一個忠貞和傳衍生命的愛情盟約，並且讓對方成聖，進入永生，享受永恆的生命。

2.寬恕與原諒：人是沒有太多原諒人的力量、除非來自天主的恩寵。寬恕不是忘記(Forgive is not equal to forget)寬恕是清楚的面對過去受到的傷害但卻有意識的決定去原諒對方，就像耶穌復活後的釘孔疤痕仍然存在一樣，耶穌並沒有忘記人類對祂做了所有的惡事，但他卻選擇了寬恕，正如在十字架上所說的：「主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所以要是我們能夠把我們所受的傷害與他的釘孔相結合，我們就能從祂那裏得到力量去寬恕原諒，更奇妙的是我們自己也因此蛻變與成長。

3.相互忠貞忠實：沒有欺騙，就像天主對我們一樣。這是我們承諾度婚姻生活的第一步，也是最碼最重要的第一步。

明白了這些，我們是不是從今天開始，都能過一個不一樣的婚姻生活呢？

參考書目取材自：天主教教理、教會法典、天主教教義、北美華人天主教網站、達拉斯教區網站，梵蒂岡電台。



往事概述

◆許王瑞昌

憶先夫

時光易逝，先夫蒙主恩召已整整十年了。他走的那年那月那日 2004 年 5 月 29 日是聖神降臨日；他看到有鴿子在他面前飛，並且還指給我們看，但我們什麼也沒看見。今年他逝世十週年，恰又同耶穌升天紀念日是同一天，這個巧合使我欣喜之後又想他若十年才升天，那他受煉獄之苦太長了吧！以我在夢中和他的情景看來，他是早安享主懷了，所以我應以感恩之心多獻彌撒多祈禱，不必擔憂矣！

我和先夫結褵 57 年，共甘苦的日子要回憶的事雖多，但限於篇幅僅概略述之。中日戰爭我們家鄉雖沒淪陷，但時常躲警報受轟炸之苦，每人心懼難安，因此縣城的學校紛紛遷往偏僻山區苟存。我們年齡相差五歲，他高中畢業我才上初中，由長輩介紹訂了婚。不久他即去陝北求學，我則在山區學校讀書，住宿。抗戰八年，我倆通信七年，說句羅曼蒂克的話，算是愛情長跑吧！其實我們不是兒女之間情書，而僅是寫些戰事情形消息，或國是，或是他所在當地的風土民情。我的校規嚴格，凡信件都經過訓導主任檢查後方能到收信人的手裡，所以班上的同學見我收信都會投以異樣的眼光或竊竊私語。我不以為怪，因為我們都是一群荳蔻年華的少女，生活在一切貧乏的環境中，精神能不苦悶嗎？稍有新鮮的事，都會成為談話資料。我心明白深體眾意，有時乾脆唸信給大家聽，皆大歡喜，本人也感欣慰！

美國的一顆原子彈，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戰勝利的號角

吹遍每個角落。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外子是其中的一員，他迫不及待的請假返鄉與我完成婚姻大事。結婚後偕我到南京建立小家庭。新婚燕爾，在南京度蜜月得天獨厚，因為南京風景古蹟都多，待我們一一去享受。我們家在玄武湖附近，晚上散步到湖邊，欣賞人群百態，若有興緻可租一支小船劃著船去採菱，別有一番風味。另外還有雨花台、燕子磯、秦淮河、七霞山、夫子廟…等處都留下了我倆的足跡。歷史古蹟更值得去參觀憑弔，可惜我們僅去過中山陵和秦孝陵便中止了，原因是我家添丁，以後的日子便是忙著兒子的事。初為人母十分辛苦，好不容易孩子半歲了，內戰打得如火如荼，打打談談終於國民黨不敵退居台灣去。我倆是隨政府而行，外子有任務在身，行動晚一步，已無飛機可乘，幸由公家安排，尚可搭乘軍艦走人，但也只是船上甲板位置，於是我們那支小單位每人都是帶點隨身用品倉皇上船。不料我暈船躺在甲板上，三天不能進食。自身不保，也顧不了孩子，真辛苦了外子照顧我母子二人。船開三天三夜，於1949年1月3日安抵台灣基隆港。上岸即由公家人員帶領，乘火車到淡水住下，開始一片茫然的生活，我想這是我們一條船來的人的心聲吧！從此大陸鐵幕緊閉，我們有家歸不得，離鄉背景的生命重頭開始。政府要建設台灣，軍民一條心，跟隨政府克難生活，但士氣高昂；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台灣的經濟突飛猛進，不是嗎？那時台灣人錢淹腳目的佳境，國家達到四小龍的光榮聲譽已傳遍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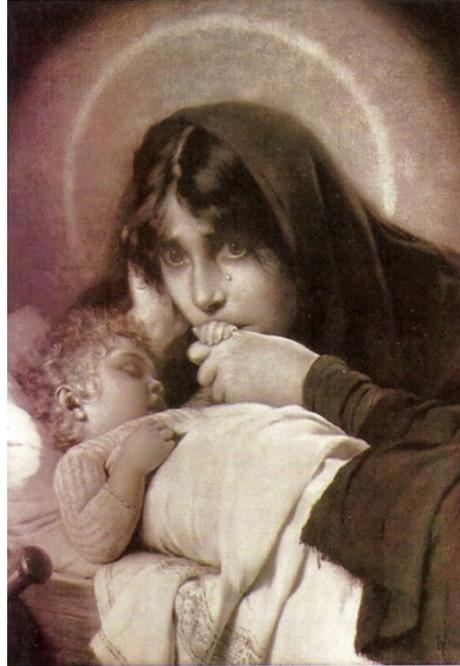
外子是氣象專業。服役空軍20年後，他決定另換跑道，便提前退伍。因緣際會進入華航公司服務幾年後，又適逢政府單位招考，他便拾起書本充電一番。真乃皇天不負苦心人，幸被錄取分發至民航局單位，任職高級公務員。在那期間，享受到公務人員的自強活動機會，得以出遊寶島，以飽

眼福，身心均宜。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幸我們中籤了。我們那青壯英發的大兒子卻一病不起，雖花盡積蓄治療，仍撒手人寰。中年喪子之慟，無以言表。是信仰告訴我們，他不受俗世的污染而歸於永恆，把他潔淨的靈魂交託於天主、聖母吧！

80年代初，我們以探親之由，到美國見見世面，前後去過洛杉磯迪斯尼樂園、好萊塢影城、…等地遊玩，後來又去了紐約一趟。最有意義的是參與紐約第五街聖派垂克大教堂的彌撒，因為適時趕到使我們感激又感動！走出教堂我們精神奕奕。兒子再陪我們逛紐約雙子星世貿大廈。一眼望去，那巍峨雄偉的建築嘆為觀止；走進商場觀賞瀏覽，

看見琳瑯滿目的東西，真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不知所以；待上了雲霄電梯，瞬間衝上70層樓。聽報告：「今天風大到此為止」。實則我們已心滿意足；若上到一百層，恐怕自己的心臟不勝負荷，走筆至此，可悲的9-11事件浮現腦海。萬惡的仇恨，它把我本是美好的回憶，卻變成永遠的追悼！以後兒子忙於工作，在不能陪遊下，把二老送到中國城搭中國人辦的遊覽車，和大夥一同去遊玩。車中聊天，方知台灣同胞



"A Sword Will Pierce Your Heart."

很多，使我倆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三天走了七個州，都是走馬看花；唯有一次導遊帶去華盛頓 D.C. 進入國會大廳，坐坐那裡的椅子，稀奇難忘！

1987 年外子屆齡退休，以家庭團聚之由移民來美，和兒子、媳婦、孫女，同住福和市。一家三代同享天倫之樂，不過在美國八口之家實屬少見。不久，我們另闢門戶，兩家相距不遠仍互相照顧，並經營 Subway 速食小店——這是姑嫂事業，合作無間。不意在六、七年間，遭遇幾次搶匪打劫，趕緊將兩家店出售為安。在 90 年代的幾年間，我們隨旅遊團去過黃石公園、尼加拉瓜大瀑布、加拿大多倫多。遺憾的是二老隨教堂辦的去墨西哥瓜達露佩聖母朝聖時，兩個女兒工作太忙未隨行。不久兒子跳槽舊金山某航空公司，兩家本欲一起行動，事實起變化，就此分為達拉斯，舊金山兩家。剛開始我們年年聚會，因此舊金山漁人碼頭、金門大橋、優勝美地、赫氏古堡、天使島…等地都一一遊走了一遍。到了 90 年末期，外子身體慢慢出了些狀況。2000 年，隨教會去以色列朝聖時，他已不方便陪我去。從此出外旅遊劃下了休止符。外子多種病痛纏身，住院治療期間由小女兒全程陪伴。



如今的時代，年輕人都為生活而忙。中年人，上有父母，下有自己的子女，都需要照顧，真夠辛苦的了。我非常能體諒孩子們，所以我很感謝他/她們對我們所做的一切，尤其對多病的老爸他們都盡了孝。尤以小女兒為最孝，她對爸

爸一直陪伴在病榻，直至他最後一刻。

人老稱「老伴」，非常寫實。我和外子從來美居住，家就是我倆的天地，時刻相守，帶孫女做家務和諧無間。而人的生老病死誰也難控；再好聚，終有一別。老伴走後，確實使我失落一陣。但有信仰就是安慰，知道他歸於主的懷抱，有平安也有欣慰，阿肋路亞！

憶胞姐

我和姐姐分別了 40 多年才重逢。雖然我們都是白髮蒼蒼老人了，但姐姐給我講的都是我小時候不曾記憶的事。譬如說，我尚在學爬的時候，父親被劫匪綁票擄走，因此生病而亡故，遺下少妻和兩個幼小的女兒。母親受不了突來的打擊而中風半殘，不過她仍指揮著男女家僕把日子過下去，使我姐妹倆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上學讀書。

從 1988 至 2009 年間，我們見了三次面，其餘的日子我們用書信和電話一直保持聯絡，陸陸續續使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家務事，以及文革時母親被掃地出門淒慘的遭遇，等等。

今年過陰曆年時，我打電話給她拜年，聽到的回話是她已經「走了」。我頓時悲從中來，瞞怨甥等為何不通知我一聲。外甥媳婦支吾的說：「怕您傷心！」隨後訴說她正要吃飯的時候，端起碗便聽到碗落地的聲音，她隨即倒在飯桌前。經法醫驗證老年衰竭而亡，享年 94 歲。得知姐姐無疾而終，是她的福氣，我轉悲為安，惟求她靈魂得救。為她獻彌撒，祈求仁慈的天父賜她靈魂安息！

念親親

◆雅芳

這次待在台灣和家人們相聚了一段時間。從小到大我們五個兄弟姊妹都是分開的，真正聚在一起相處，是我國中畢業後那五年的時間。但是在這五年中好不容易有相聚的日子，卻又發生了許多悲痛。當時的傷痛讓我毅然決然地做了這決定：要離開就只能結婚。

從小羨慕別人家裡有爸爸媽媽一起，兄弟姊妹一起。但是我們家的小孩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五個小孩在五個地方。記得小時候，天天在等爸爸，每個星期在等媽媽；大姊姊結婚了，哥哥永遠不曾出現；二姊是學生，而我和弟弟簡直是孤兒。弟弟被外婆帶走，我就只能在各親戚家中流浪。

最常的記憶是國小開始，早上爸爸帶我去阿姨家吃早點，送我回家，然後自己走路去上學。下了課，要自己在家一直等爸爸。如果爸爸沒出現，又要自己走路，拿著衣服去阿姨家吃飯、洗澡，再自己走路回家睡覺。好天氣時，公園就是我混時間的地方，捉青蛙、玩泥巴。禁足時，就只能待在家裡，坐在窗口望呀望。反正那樣的日子不是哭著睡著，就是哭的醒來…

小時候有個連續劇，忘記了名字，但那首歌我卻永遠忘不了，因為我天天哼唱著。每天想媽媽的時候，一個人躺在大大的木板床上翻來滾去，唱著唱著流著淚慢慢睡去。那首歌將永遠哼唱於我心靈中…夜來相思長，夢醒暗惆悵，黃燈瑩瑩照我床頭，孤伶伶，寂寞念親親，念的淚盈盈，濕透枕緣，月對寒窗到天明…

每日，每日，到現在已經進入中年了，只要想家人，這首歌自然而然在心飄揚。去年年底，媽媽過世了。來回台灣二次，也就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兄弟姊妹又能在一起，雖然是因為母親的離去，這守靈的日子我是多麼的珍惜。我深愛我的家人，雖然我們沒能有多少相處的記憶，但是要保護媽媽及瘦小的姊姊和弟弟，是深印我心中。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是強人。我愛上了跆拳道，一玩八年，從來不穿裙子，因為那是要被保護的，而我要保護家人的。當然，這樣的我，就成了兇巴巴的男人婆了。不過我從不後悔，因為我是保護弱小的壞娃娃，然而哥哥只要一回家，媽媽一定告狀。家人總說我帶壞弟弟，真是受委屈。這麼多年來，這都成為家人間拿來彼此調侃的話題。現在我告訴他們及他們的孩子，雅雅現在當天使很多年了喔。

與家人們的關係一直也親密；特別在這一個月的守靈的日子，彌補了從小到大的空虛。這樣的一個大家族，造成了家人兄弟姊妹們的彼此傷痛。雖然在守靈，全家大小 19 個人，天天相聚在一起，在悲傷中、在抱怨中、在修和中。孩子們聽的津津有味，在淚水中、在狂笑中，在母親默默的注視下…

我的哥哥在媽媽過世的隔天，在媽媽要從弟弟楊梅的家移靈回北投的老家時昏倒了。身材魁梧高大的他，就這樣倒了下去。全家人都嚇壞了，快請弟妹的哥哥將他送往急診室，待移靈完成。這一倒，唉！我的王子大哥生病了。醫院檢查出來，胰臟癌四期。哥哥在這一個月內，日漸消瘦。我們才失去母親，現在我最愛的弟弟，也因過度疲勞引發急性腎臟炎，也被送往急診室。醫生告訴他要緊急開刀。他告訴

醫生，不，打一針強一點的止痛藥；他不能倒下去，不可以！他在守喪，還有很多事要處理。外面一個「喪事」，樓上還有一個「哥哥」，他不能留在醫院。醫生勉強打了針後告訴他，如果二十分鐘止不住痛，你是出不去的。那時我正好剛返美，我的心痛苦不已。我最愛的弟弟，我好捨不得。從小我們倆就比較親近，因為我們才相差一歲，而哥哥姊姊們都大我們一輪以上。我好害怕，媽媽走了，哥哥也在最後時間了，而我的寶貝弟弟如果又怎樣，我以後真的沒家可回了。天主啊！可憐我所愛的家人吧。送走了母親，我便拿著行李到醫院跟哥哥一起了，陪著他日夜。雖然很累、很累，這一個多月來，我也真不知我到底是怎麼過來的。無法入睡，無法進食，直到自己去檢查，才發現我也病了。每個晚上守著哥哥，我們差點也失去了他。現在想起我真的是勇敢嗎？我真的是天主的勇兵嗎？還是阿姨口中的「殘忍者」？聽到這句話我心好痛。

哥哥有個機會，做完切片可以出院回家休養；但是隔天半夜，就因高燒四十度，清晨三點就又被送往急診室。原本要準備出門與朋友見面，這下也只能衝往醫院。急診室太多病人了，我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守著他。醫生已打了退燒針，但是高燒仍不退。就在中午過後，終於可以去樓上病房，但是駐院醫師來告訴我，他可能過不了這二天了。天呀！我當下決定，叫所有家人三點集合，大大小小全部來到醫院，我們必須交待所有事件。就這樣，十九個人各自從工作地方衝往醫院。來一個我安慰一個，因為我只想好好做完我必須完成的這事，直到弟弟來了。我起先就先跟駐院醫生借了他工作的地方，因為我們人多也緊急。在大家共識下，醫生再進來說明一次。我們決定告訴哥哥，他生了什麼病，現在如何，接下來要如何…當我們討論完，大家都叫我去告知

哥哥，因為我在家說話還是有份量的。我回弟弟，不要，你自己去；結果大家都看來看去。接下來，我們全部進了病房。哥哥高燒不退，醫生說怕他血壓一直下降，呼吸已漸漸弱了，就會在昏迷中離去。弟弟坐在哥哥病床旁邊，我站在弟弟旁，二位姊姊和嫂嫂站在床尾，所有孩子全圍著。當弟弟開口時，二位姊姊走向廁所躲藏。嫂嫂一言不語，弟弟才說第二句話就哭了，所有孩子這下全哭慘了。天呀！我當下就只能在心裡面祈禱，主啊！與我們同在。

我開口了，告訴哥哥弟弟，我來說，來解釋，來問您，來決定。沉住氣，忍著淚，主，請開我口：「哥哥，醫生說：您是胰臟癌，已經是四期了。這二天很危險，可能過不去，因為您現在身上的這細菌感染了，引起敗血症，醫生正在緊急搶救。有些事想經過您本人同意。」急救嗎？插管嗎？氣切壓胸？哥哥都回答要。弟弟回頭看我，他哭了，而所有孩子早已泣不成聲。雖然醫生都希望不要，因為那一切太辛苦了，但是我們尊重他的求生意志。再來他的後事如何決定？財產，我都當著大家的面一一明確提問及決定。告訴哥哥，我一定會把您所有孩子安頓好。半夜醫生送來了病危通知單，所有單子全部由我簽名。沒有人，沒有人敢接受及決定事情。就這樣，我真的是阿姨口中那「殘忍的人」嗎？唉，為什麼不是說我有多麼的勇敢呢？

今天是我回美國的日子。感謝天主，哥哥還在。昨天已告訴他別來送機；天氣冷，我視訊給他就好，我不要十八相送。姊姊及孩子們也一直吵著要來送機。哦！我是愛哭鬼別惹我，結果我到了機場，全部人都大喊「雅雅」。天呀！要上演十八相送了…大家陪伴了我二個小時，小朋友們又搶著要照像。我這個天使姑姑、天使阿姨很搶手的，每天都必須和

不同小朋友約會及睡覺。孩子們上演著「雅雅是我的」，搶呀搶。這刻來不了機場的那個，大哭大鬧；訊息一直傳，鬧他爸爸一定要去美國把我帶回來。來的也是一直哭！當天使可真累。我能了解哥哥為什麼一定要來送我。我在最後抱抱每個孩子，提醒他們要乖乖；抱抱姊姊說愛你；抱抱嫂嫂說辛苦了；抱抱我的王子大哥，我愛您，保重，只剩下我們五個人了…孩子們大哭：「雅雅不要回去，不要回去。」我真的好難過，再見我愛的每個家人，我祈求我的天主，時時祝福你們。念親，天使念親親。



感謝天主（後續）

◆朱映紅

去年（2014 年）雅芳姐妹邀請我在 10 月份所舉行的信仰見證會中做分享，主題是「感謝天主」。當我知道是天主要我做的，我一口答應了。我也覺得是時候跟大家分享天主對我們三母子的奇妙恩典了。

其實在 2014 年春天的時候，有位跟我很親近的基督教姐妹也建議我跟大家分享天主對我們三母子的眷顧，以及天主如何在我歷經的一切辛苦中、困難中，陪伴我，並怎樣的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和這位朋友認識是在一年前；她看到我的信仰，我的成長。過去，我的生活忙碌，因為要照顧二個孩子，還有衆多家事，再加上長期睡眠不足，壓力太大，我的脊椎，腰部及背嚴重勞損。又因為長期睡眠太少又加上懷孕時走路不小心摔倒了，造成尾椎骨移位，這摔跤的後遺症令我至今還是經常疼痛不堪，屁股的肌肉及筋總是讓我無法連續坐超過一個小時，更嚴重時根本無法坐到 30 分鐘，更不能坐在硬質的板凳上；但是感謝天主，當時胎兒保住了。

2011 年 8 月，chiropractor（脊椎調整醫生）說；「妳要是再這樣操勞下去，幾個月後妳就會癱瘓。妳要休息。」這幾年來，我定時就要躺一會，不然腰和背就會痛，痛到我站都站不住。每當要照顧孩子時，我都必須要硬撐著，真的很痛，站都站不穩。雖然疼痛到受不了，身為母親的我還是以照顧孩子為首，我總在心裡一直祈禱著，主耶穌，降福我，幫助我。我依靠著天主，渡過了每一次的疼痛。

現在小孩也長大些了，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些了，我終於

能有些自己的私人時間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了，感謝天主。而更加感謝天主讓我沒有因忙碌、疲憊、疼痛而成癱瘓，還可以有體力照顧孩子，也做些家事，現在更能為天主做見證分享。

自從答應雅芳姐妹在見證會上分享後，就構思著要怎麼講這見證內容。才一天的工夫，許多的思想浮現，我立刻意識到，我需要先祈禱。第二天的清晨大約 4:30 分，我醒了過來，感覺到皮膚異常癢。檢查自己的身體，發現身體上有一半多的皮膚有一顆一顆紅包的小點點；我知道可能是什麼小蟲咬到的，因為以前也總是這樣，皮膚敏感；但是只要洗個澡換個衣服、床單和被子，就好多了。要是還很癢，就擦些風油精止癢。那天我也是這樣做了，但是止不住，還是很癢，非常不舒服。於是我試著祈禱，祈禱過後便著手開始寫文章，為見證分享，感謝天主。沒有多久，皮膚的癢好多了。隔天早上 9 點就完全好了，而紅色點點也消失了。但是到第二天清晨 4:30 分我又被癢醒了。我明明晚上才洗過澡，換過衣服的，床單、被單也前一天才洗過，怎麼會同一個時間又癢了，不讓我睡覺？我知道也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在阻擋著我寫見證分享。所以我就不再半夜 4 點多鐘洗澡。換好衣服後我就專心祈禱為寫見證分享。不久之後太睏便睡著了。沒多久鬧鐘吵醒了我，又是忙碌的一天了。但是第二天的早上 9 點多鐘，身上的紅色點點圈圈就又不見了，並且完全不癢了。如此的皮膚癢連續了 5 個夜晚。有時發生在半夜二點多，有時一點多；直到第六個晚上才完全沒有再癢了。但是三天後，又再度發生。這一次連續著七天才停止。這樣的皮膚癢讓我非常不舒服。折磨著，無法好好睡覺，導致我非常疲憊，沒有精神。雖然白天要做家事，孩子們回來後也總是

忙碌著，但是我堅持著在祈禱中依靠著天主，完成了見證分享的文章。我知道，我相信，為天主沒有不能成就的事。終於在天主的祝福下，我在分享會前一個多小時前完成了一切。終於我可以鬆一口氣，但是很快的另一個擔心來了。因為此時我必須休息一下，必須給自己及孩子準備午餐了，我沒有時間熟讀我的見證分享的稿子。我在心中祈求天主，請派遣聖神來我心，幫助我，帶領我。我在心裏不斷的祈禱，祈求主引導我，好使我能夠當祂的工具，所分享的都是為讚美、光榮祂，是祂所喜悅的。願我的分享能讓弟兄姊妹看到天主的愛及祝福。

感謝天主，我所寫的見證分享「感謝天主（上）」和「感謝天主（下）」已分別在葡萄藤的 2014 年 12 月份及 2015 年 2 月份登出了。這兩篇見證分享都很長，可以說是在我全部精神及辛苦中完成的，因為我不會打中文字，而寫字的速度又比打字慢，而我又不停的修改，特別當天主又給我光照時。在我這疲勞綜合症的困難下我努力完成了。感謝天主，在祂的保守中眷顧下，我用盡我的精神心力完成二篇文章，現在自己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當我完成這一切時，我內心充滿著平安、喜樂、感動，懷著感恩的心讚美天主。思想著，每當我失落、心情不好、煩躁、身體疼痛時，痛苦的流著淚，在淚水中祈求仰望天主，請與我同在。在祈禱中，我總是能夠平安平靜下來，因為我知道，這時這刻我們的天主與我同在。當然，每當我開心的時候，我也是如此的祈禱，為所有的喜樂感謝天主，謝謝祂賜福一切。

我的信仰根植在天主內，而我為主所承擔所做的，尤其當我做天主喜悅的事情，天主會給我百倍的祝福及償報。在此我們一起感謝讚美我們的天主。

邊境關懷初體驗

◆Diane Chen

“The border awareness experience” was what I traded in a week of my winter break for to embark on a ten-hour drive to El Paso, TX. I did not want to go, nor did I have any intention of actually going. However, as a tendency of all moms, when my mom set her mind to something, it usually worked out the way she planned. So at seven am on December 26, 2014, my two younger sisters and I packed our luggage into the car and settled in for the long drive and the journey ahead that we would soon find out were ill prepared for.

「邊境關懷經驗」是我用一個星期的寒假，外加在車上顛簸十個小時到德州艾爾帕索市換來的。其實我本來並沒有計畫要去，也毫無任何意願想去。但是我媽，就像所有做媽的一樣，只要她決心要做的事，通常最後總是她的意旨承行。所以囉，就在2014年12月26日，我跟兩個妹妹把行李放進車廂後，就開始我們的長途遠征，但是沒多久，我們就發現自己準備的多麼不足。

When we arrived to our destination, the Columban Mission Center, Father Morton greeted us and invited us into the building, which lacked central heating but exuded the aroma of a homemade Mexican meal. Over dinner, he told us, to our dismay, that as part of the experience we would begin each day unaware of the schedule or where we were going next.

我們抵達目的地——高隆龐福傳中心時，麥神父前來迎接我們進入屋內。室內沒有中央空調，但飄溢著墨西哥餐的香味。晚餐時，他告訴我們一個掃興的消息。他說，為了要讓我們在這次活動中有個特殊的體驗，因此每天早晨不會讓我們知道當日的行程，也不會告訴我們下一站要到那裡。

So as the first day of our mission began, I found myself at Nazareth, a converted shelter for undocumented migrants. After a tour of the facilities, I was put to work in the cafeteria. As I was cleaning, Ana, one of the women in charge of the facility explained that the shelter here was only an extension of Annunciation House. Located in El Paso and run by volunteers, Annunciation House began operating in 1978 and is a home for migrants and refugees. When the house reaches the full capacity, Nazareth accommodates the overflow of guests. The guest may have traveled from as near as Mexico to as far as Central Asia, most of them fleeing the violence and economic issues occurring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One of the families, consisting of a mother and son, I spoke with explained that she fled El Salvador for her son's safety due to the gang violence that was beginning to be an everyday occurrence in streets and schools. As mor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were voiced, I began to see a pattern develop among them. Every single person there had left their homes,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to escape from poverty or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in turn had become refugees in an unfamiliar country.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這樣開始了。我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名為「納匝肋」的非法移民收容所。參觀了這個機構後，我被分派到餐廳幫忙。當我在做清洗工作時，這裡的負責人之一，安娜向我解說，這個收容所只是「聖母領報之家」(Annunciation House)的一個延伸單位。位於艾爾帕索，完全由志工營運的聖母領報之家，成立於1978年，是接納移民及難民的家。當「聖母領報之家」住客滿額時，就有賴「納匝肋」來容納更多無處可去的人。這裡的住客，有些是來自鄰近的墨西哥，有的則遠從中美洲而來。這些離鄉背井的人，絕大多數是為了躲避家鄉的暴亂或經濟困境。我與其中一個家庭的母子聊天後才曉得，這位母親是為了保護他兒子的安全，才逃離薩爾瓦多；因為在那裡，幫派暴力事件，每天都在街頭與學校上演。聽到了更多故事與經歷後，我開始覺察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的模式。他們無

不是為了要逃離極度的貧苦或政治的迫害而拋棄家園，離別親友，但轉身卻成了處在陌生國度中的難民。

The next day Father Morton took us to the border, which in actuality consisted only of a chain-linked fence that dictated between American territory and Mexican territory. However, while the only tangibl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was the f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lay on either side of it was automatically clear. Where I was standing was an open field covered with veg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ll I could see on the other side through the fence was dirt, trash, and homes made of cinderblocks and metal sheets. Under the wary eyes of the border patrol officers, I began conversing in very broken Spanish with some of the kids that had gathered at the railing out of curiosity. It was unsettling to notice that while we were standing on the same ground and surrounded by the same landscape, our circumstances were so vastly different.

第二天，麥神父帶我們到了美、墨邊界。所謂的邊界，其實只是一道鐵絲網的籬笆，硬生生地劃分了美國與墨西哥的領土。雖然這道籬笆是這兩國疆域之間唯一具體可見的界線，但界線兩邊的差異，卻是顯而易見。我所站立之處是一片開闊的青蔥草原，但透過籬笆所見，盡是泥濘、垃圾，以及用空心磚與鐵皮搭的簡陋住屋。在邊防警察嚴密戒備的監視目光下，我用極爛的西班牙文與幾個因為好奇而聚集到鐵欄杆邊的孩子開始聊天。令人至感良心不安的是，雖然我們腳下站立的是同一片土地，我們四周圍繞的是同樣的地形，但我們的處境卻是天壤之別。

On the last day of the mission our group walked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into Juarez, Mexico. Almost immediately, I was struck by how different this city was from the city I just left. The smells, the sounds, and the scenery were that of an unacquainted country, but I could still see my own country just a few miles away. It was an interesting juxtaposition of 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Our destination in Juarez was Anapra, one of the poorest communities in the city. There we visited an after school program, Biblioteca, for which my Church in Dallas had sponsored for over a decade. Around fifty primary age students greeted us with wide smiles and warm embraces as soon as we got out of the car. I was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ir classrooms before we were all gathered for an introduction ceremony and talent show. When the festivities ended and the students had left, Christina, the director of the program explained to us the daily realities that the people within the community faced. How many of the students drop out of school later on to work in the maquilas, and how many of the kids we had just met did not look their age because they only receive one full meal a day. As I listened to her speak, I was shocked as I came to realize the gravity of the conditions, ones that I have never combated before.

邊境之旅的最後一天，我們全團跨過邊界的橋樑，進入墨西哥的華瑞芝市(Jaurez)。讓我怵目驚心的是，我剛離開的與剛進入的這兩個城市之間的差異。我嗅到、聽到、看到這個不曾相識的國度，舉目卻可望見只在數里之外，我自己的國家。熟悉與陌生在心頭交錯衝擊。我們在華瑞芝市的終點站是這個城市最貧窮的地區——安納普拉(Anapra)。我們訪問了這裡的一個名為「讀書室」(Biblioteca)的課後輔導班。過去十多年，我們達拉斯的華人堂區都一直在贊助這個活動。我們一下車，就有大約五十位小學年紀的孩子，以他們甜美的微笑與熱情的擁抱歡迎我們。在我們集合觀看他們的介紹與才藝表演之前，我趁此機會與這些學生在他們的教室內交談。表演結束，學生離去後，班主任克莉絲汀娜向我們講述，這個社區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日常所面臨的困難。有不少學生後來休學去加工出口區的工廠工作；我們剛才見到的孩子，有很多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孱弱，因為他們每天只能吃到一餐飯。聽了她的敘述，我才體會到他們的情況有多麼嚴重。這種我從未經歷過的困苦，讓我深感震撼。

On the way back to the bridge, I thought about the immigrants and unaccompanied minors; the children at the fence living under the scrutiny of border patrol; the students who have lived a harsher life in their short lives than I have in all of my 18 years. As I reflected back on my experience, I became aware that somewhere along the trip my perceptions of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had shifted. Living inside the fence we, as Americans, have developed a distorted view of immigration. We often see immigrants as intruders to our land, our privacy, who are financially weak and contribute little to advance our society. So rarely do we bother to dig beneath our prejudices to figure out why people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to migrat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single immigrant I met that week displayed an unfaltering strength despite the strife they must have encountered. They did not ent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expecting riches but with the hope of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y. Unfortunately, more often than not these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become the invisible people within our society, working in the fields and factori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merican lifestyle.

回程經過邊界橋樑時，我想到那些偷渡的移民，尤其是其中沒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想到那些聚在鐵絲網籬笆旁，被邊界巡警嚴密監視著的孩子；想到那些小小年紀就已經歷了比我十八年生命更多困苦的學生。當我回想這次邊境經驗時，我察覺到，我對這些非法移民及事件的看法，已在旅途中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作為美國人，我們住在籬笆內，對移民事務養成了扭曲的觀點。我們慣常認定，這些移民是闖入我們土地及個人空間的侵犯者，他們一貧如洗，對我們社會的進步無所貢獻。我們幾乎從不屑於深入探究這個偏見，去了解這些人為何甘冒性命危險偷渡到美國？這個星期我所遇到的每一個移民，都展現出絕不動搖的勇氣，雖然他們一定都曾經歷過很多驚險與磨難。

I realized that I had grown so accustomed to taking what seems so normal and everyday for granted all these years. From

the clothes my back to the food on my plate, someone had been a part of the process; someone with a story. After some thought and prayer, I was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I could no longer be a bystander to this issue when I had witnessed so much. After speaking with Father Morton and two women from the Sisters of Charity, I decided to return to El Paso for spring break. I anticipate on volunteering at Annunciation House and assisting the Sisters in their work with physically disabled youth. Moreover, I am most looking forward to witness further transformation in my ideas and maturity and discover how I am meant to use my education and talents to serve those in the community.

我發覺我已經很習慣的把許多平日生活或是稀疏平常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從身穿的衣服到盤中的食物，每一個製作過程都曾經過某一個人的手；這個人有他自己的故事。在經過思考與祈禱後，我立下堅定的決心，絕不能在親眼見證了這許多事例之後，對此議題仍然只當個袖手旁觀的冷漠路人。在與麥神父及兩位仁愛修女會的修女討論過後，我決定放春假時還要回到艾爾帕索。我將會在「聖母領報之家」當義工，幫助修女協助殘障青年。我特別期盼的是，能見到自己的理念與知識的轉變與成熟，找到如何運用自己所受的教育與才能來服務社會弱勢人群的途徑。



艾爾帕索旅途省思

◆by Youth Group

Taylor: I had a great time in El Paso! I would love to do it again soon! I am glad that my mom forced us to come to this trip! I was very reluctant at first, but a push is something I always seem to need! I got to learn a lot from the experience. I learned about the Mexican reality, the culture, and met a lot of great people! This trip has also increase my faith as well because learning from people of the Catholic faith really helps me become a better Catholic by seeing how others have grown in the faith. After the trip, I felt a lot of joy because I felt proud being a Catholic.

Taylor: 我在艾爾帕索有段美好的時光！我希望很快能再去一次！很慶幸我媽強迫我們參加這次的旅行！剛開始我是非常不情願地來，但我似乎總是需要有人推我一把！這次經驗，讓我學習到很多。我瞭解了墨西哥的實際情況，以及它的文化，並且認識了很多很棒的人！這次旅途也加強了我的信仰，因為看到其他天主教友如何在信仰中成長，我學習到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教友。這次旅行之後，我感到許多喜樂，因為我體會到作為一個天主教友，是值得引以為傲的。

Amanda: On the trip to El Paso I had a great time and learned a lot from the experience. I now really noticed how kids in America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and the kids in Mexico don't have many things we have. Visiting Mexico and Father Bill helped me realize that I have a very good life and I don't need many things I want. The trip made me become a better catholic and a better person. To see what little they have makes me want to give more to their community. After the trip, I have a lot of joy and pride to be a catholic.

Amanda: 艾爾帕索之旅帶給我許多美好記憶，我也從這次經驗中學習到很多。我現在真的了解到，有很多在美國的

孩子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卻是墨西哥的孩子無法得到的。去了墨西哥，見了麥神父，讓我體會到我的生活是多麼富裕，很多我想要的東西，其實我並不需要。這次旅途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一個更好的人。看到他們擁有的這麼少，讓我想要奉獻更多給他們的社區。這個旅途之後，我找到了許多喜樂，也以做為一個天主教友為榮。

Luke: Seeing the dire poverty on the Mexico side of border is uncomfortable and saddening. I learned to appreciate more for what I have in life. I learned to be more compassionate for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for better in life.

Luke: 看到邊界的另一邊，墨西哥的貧窮困苦，讓人感傷、難過。我學會了更珍惜我生命中所擁有的。我學習到了如何對那些在困苦中奮力改善自己生活的人，更具有憐憫之心。

Teresa: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and learned from the trip. I saw the pain and suffering people endured and I also witnessed how Catholic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love of Christ by serving the undocumented citizens. If we respond the calling from Jesus by serving our little brothers, we will know the faith better.

Teresa:我真的很感謝這次旅途中我所經驗與學習到的。我看到這些人的痛苦與辛酸，我也見證了教會的神父、修女們為非法移民所做的一切，都彰顯了基督的愛。如果我們回應耶穌的召叫，服事我們的小兄弟，我們將會更了解我們的信仰。

Joseph: This five day journey was a complete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in a sense that it has instilled more anger into my heart that is already full of anger towards our totally distorted society within America. Rather becoming hateful, my anger has changed

in a way that I know that I was brought into this experience for a reason, to enable me to realize that with what I am given I can make a change in the right time. The only person I need to worry is myself and that through my own struggles in life I will become the final product of what God wants me to be in order to bring justice and peace onto the people God want me to bring.

Joseph: 這五天的旅程，是個生命更新的體驗。我對美國這個扭曲變形的社會，心中原本就充滿憤怒。從某個方面來說，這次旅程在我的心中注入了更多的憤怒。但是我被帶引進入這次的體驗中，絕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的憤怒並沒有變為仇恨，反而使我體認到，以我已擁有的，我可以做些適切的改變。我唯一需要擔心的一個人，就是我自己。經由自己在生命中的努力，我可以成為天主要我成為的樣子，如此我才能將正義與和平帶給天主要我帶給的人。

Jeannette: At first I thought the journey to El Paso would be so boring, but at the end, it was a fun and very spiritual experience. Helping out to those who needed most help made me feel selfless. The Mexican food was super delicious and enjoyable. I really love Pasoli, Tamales, and Mole from that restaurant.

Jeannette:起先我以為艾爾帕索之行將會無聊至極，但事後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靈性之旅。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讓我體會了無私的喜悅。墨西哥的食物非常好吃，我非常喜歡。我尤其喜歡那家餐廳的玉米濃湯、玉米餡捲、及墨西哥醬。

Mary: The border experience was a reall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am very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At first, I was extremely reluctant to go, but once I began to understand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border and the hardships that Mexican children undergo each day, I saw just how much we take for granted in America. This was a really fulfilling experience, and I am glad to have gone.

Mary: 這次的邊境之旅真是令我大開眼界，我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參與。本來我是十二萬分的不願意去，但是當我漸漸地瞭解了邊界的情形以及那些墨西哥孩子日常生活的困苦時，我才知道在美國，我們是多麼的人在福中不知福。這實在是個收穫滿滿的體驗，我很慶幸我去了。

Jordan: I am thankful for this experience because it opened my eyes and changed my perception about immigration. It allowed me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I have right now.

Jordan: 我很感謝這次的體驗，因為它開啟了我的眼，改變了我對移民的觀感。它讓我懂得珍惜我所擁有的一切。

Jenny: From this border experience, I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the struggles for the immigrants and how we can do to show our solidarity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need. I am thankful for all the people we met in this journey that help me to grow in my faith and to understand God's love.

Jenny: 經由這次的邊境體驗，我對移民的辛酸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學習到如何對困苦中的兄弟姐妹展現我們同為基督肢體的手足之愛。感謝在這次旅途中所遇到的每一個人。他們幫助了我在信仰上成長，並更深的體會了天主的愛。



天之獵犬

◆葉誠聚

若干年前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一位耶穌會的美籍神父擔任英文文學系的教授。在一個學位鑑定口試中，他很好奇為何一個不是基督徒的日本學生會選擇英國詩人湯普生（Francis Thompson）做為他論文的主題。

“你為何選擇湯普生？”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詩人。”

“那你說說看，他最傑出的作品是什麼？”

“我必須說是『天之獵犬』（Hound of Heaven）”

“好，那你知道湯普生指的獵犬是什麼？”

“他指的是天主。”

“嗨，這不是大不敬嗎？把天主比喻成一隻獵狗？他是什麼意思？”

“他說的是關於天主的追逐。”

“哦，原來湯普生在追尋天主，是嗎？”

“不，他在逃離天主。”

“那麼就是天主在追尋湯普生？”

“沒錯。”

“但湯普生是個天主教徒，他應該相信天主是無所不在的，不是嗎？”

“是的。”

“好，既然天主無所不在，祂需要追尋湯普生嗎？這是一個實體的追逐嗎？”

“不，是一個精神上的追逐。”

“一個精神上的追逐！追逐什麼？天主到底要的是什麼？”

“祂要的是湯普生的愛。”

湯普生 1859 年生於英國，父母皆從新教皈依天主教，他們以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命名湯普生。湯普生少年入修院，陶成幾年，結果晉鐸不成。因父為醫生。離開修院後遵從父願入大學習醫，但對醫毫無興趣，只鍾情詩詞寫作，又不敢跟父親明說。二十歲那年因肺感染，醫院給鴉片酞醫治，從此擺脫不掉鴉片癮。二十一歲的生日後一天，母親肺病去世。在醫學院七年，他三次要畢業都不及格，投稿出版社的詩篇全石沉大海。二十六歲因偷父親診所的醫用鴉片跟父親大吵一架後第二天不告而別，跑去倫敦嘗試寫作。

在倫敦三年，為了維生，湯普生換了好幾份工作。他曾報名軍旅，但因身體狀況很差被打發走了。之後潦倒在街上賣火柴和報紙維生。此後更淪落為一個流浪漢，在河邊橋下和其他鴉片癮者行乞為伍。在他最潦倒時，有一個妓女可憐救濟他，才得不死。

在看到一本新出版的天主教雜誌後，湯普生借了紙筆寫詩投稿。當雜誌出版商夫妻看到他的詩後，驚為天作。因湯普生是個流浪漢，信上沒地址無從聯絡，過了很久出版商夫妻才找到他。他們讓湯普生暫時住他們家，又設法幫他戒毒癮，但直到他四十八歲肺結核死時，湯普生都沒戒掉。

詩人一生坎坷，即使後來成名後，父親還是跟他斷絕關係，妹妹也跟他無來往，湯普生寫給她的信都被燒掉。親人全視他為家中的大恥辱。即使寄住在出版商夫妻家時，他們的孩子們也多鄙視他。在他成名前，似乎做什麼都失敗，成名後，除了溫飽外，也沒有享受到成名後的榮耀。詩人雖相信天主，但他一生戒不掉的鴉片癮帶給他麻痺的快樂、幻覺、以及罪惡感，使他一生在天堂，塵世，和地獄間不停地掙扎。

明白詩人的平生後，我們可以比較體會詩人寫『天之獵犬』這首詩的心境。這首英文長詩共一百八十二行（這裡只是翻譯第一段和最後一段），不止是文學裡百年少見的傑作，更是宗教詩篇裡的不朽之作。這一百多年來無數的人看了這詩後感動不已，有些還俗的神父讀了詩後重回教會。這首詩的意境和文句在英詩裡算是登峰造極，但相對的，閱讀的困難度也是很高，在翻譯時必須參考背景資料。即使如此，因我對中英文掌握都不夠成熟，原詩的意境韻律和詞藻的優美在翻譯後打了很大的折扣，祈求聖神在讀者閱讀時降福，彌補翻譯的欠缺，讓讀者體會到詩人要表達天主的永恆不止，殷殷切切的摯愛。

天之獵犬(1 至 25 行)

我逃祂，沿著白晝，遁在黑夜；

我逃祂，奔躲在悠悠歲月的拱門下；
我逃祂，隱蔽在我自己曲折無常的心思裏；
淚眼迷濛裡，強歡中，我躲著祂。
我匆奔在小徑上，追著遠方閃爍的希望；
大懼怕陰影籠罩下，
我逃我身後那強勁的腳步，那如影隨形的步伐。
這不急不徐的追逐，泰然自若的步調，
蓄意的速度，莊嚴的堅持。
在腳步聲中，
那隆隆尾隨的聲音更為緊迫—
『你背棄了我，萬物也背棄了你。』
如一個亡命之徒，我哀求，
我心糾結於對天上和塵世的愛，
雖曉祂的愛，但我極怕擁有了祂，其他全都會失去；
人心如小窗，即使大開，怎堪承受祂摯愛的強風？
恐懼的我已窮途末路，而那摯愛卻只知一味地追。

~~~~~

上面翻譯了原詩的第一部分，原詩的中間一大部分因篇幅及時間的緣故，沒有翻譯。中間部分詩人主要表達的是：他嘗試著在眾人與萬物中尋找愛和安慰來逃脫天主，但天主始終如一，不離不棄地追尋他。

~~~~~

天之獵犬最後部分

這一刻，漫長的追逐已近尾聲，

那聲音如大海浪濤般包圍著我：

『你的世界如瓦擲地，已滿地粉碎。

看，萬物都背離了你，因你逃離我！

奇怪的，可憐的，愚蠢的人兒啊，

天上地下有何物可把你從我這摯愛分開？

全宇宙萬物不就是我從無中生有的嗎？』

『要得人的愛，需盡到人的好：

你如何值得人的愛？

唉，你難道不明白

你一點都不值任何的愛嗎？

除了我，唯有我，

還有誰可以愛如此卑劣的你？

我從你那兒拿走你愛的，不是為了傷害你，

只因為我要你來我懷中來尋找。

你以為你永遠失去的，其實我把他們安存在你未來的天鄉。

起來，緊抓著我的手，跟我來。』

我停下腳步，難道我生命裡的陰暗，

竟是袖手的影子，一直親柔地伸出要來撫摸我？

『啊，最親愛的，最盲目的，最軟弱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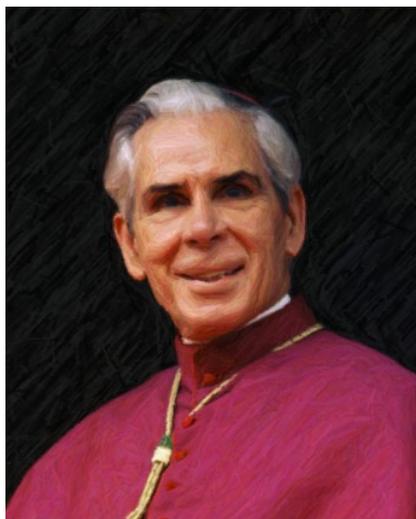
我就是你一生所尋尋覓覓的啊！

你驅趕愛，就是驅趕我。』



是誰影響了信總主教？

◆ 匪 祿



1979 年美國信復旦總主教 (Archbishop Fulton Sheen, 1895-1979) 去世時，全美幾千萬人彷彿成了孤兒。在他一生中，這位家喻戶曉的傳奇總主教是共產黨暗殺的對象，六十餘本神學書的作者，神學哲學教授，兩度電視艾美獎得主，歷代白宮和梵蒂岡的常客，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無數囚犯和娼妓的牧者和朋友，以及美國民眾的精神父親。

信主教從 1930 年的廣播電台開始，到後來 1950 年代開始的電視台直到 1968，陪伴牧養了美國大眾的心靈近四十年。他在節目裡的演說既簡單風趣又意義深遠。幾十年前電視還不普及時，他的每週電視節目 Life Is Worth Living 的固定觀眾估計有三千萬人，觀眾從小學生到老祖父母們，從無神論者到新教徒到天主教徒都有。有一次他要搭計程車去電台錄製節目，計程車司機一時不識他而拒載，因為司機要趕著回家看信總主教的節目。

除了廣播外，他風塵僕僕地到處教導要理，被他親自教導而皈依基督及公教者不計其數：有仇恨他多年的共黨報紙主編、聞名全球的小提琴大師、被父母拋棄的癲瘋病患、江

洋大盜、垂死病人、吐他口水的人、拿著毒藥想自殺的人、好萊塢的當紅女星、國會議員，和成千上萬的無神論者。

我十幾年前也是一個無神論者，後來因天主的仁慈，經過一連串奇蹟後，終於皈依了基督。在一些神學書籍裡，信總主教的書是我的最愛。除了他清晰的思路和傳神的見解外，他優美有力的詞句裡處處流露出他對耶穌的摯愛忠貞和對拯救眾靈魂的渴望。

信主教去世前兩個月，一個電視台的記者專訪他。記者問他，「總主教，你一生影響了全球無數人，我們可以知道是誰對你影響最大？是一位教宗嗎？」信主教回答不是，也不是樞機主教或神父，而是一個十一歲的中國小女孩。他接著敘述了這件事的經過。

1949年大陸變天後，一天共產黨士兵在彌撒時闖進教堂，把神父抓起來，關在教堂旁的柴房裡。接著，士兵把全部聖體倒在地上踐踏，拿走了置聖體的金器，之後鎖起教堂，禁止任何人進入。被關的神父從柴房小洞口可以看到教堂裡的情景，也可以看到散在地上聖體。神父雖然心痛聖體被褻瀆，但無能為力，只能一直望著地上的聖體祈禱敬拜。第二天大清晨，神父看到教堂的窗戶被打開，前一天彌撒裡一個小女孩悄悄地從窗口爬進。她潛進教堂後，俯身跪下，低頭敬拜聖體後把她的頭貼地，伸出舌頭從地上領受聖體，之後坐起，兩手合併祈禱感謝後離開。就這樣，這小女孩每天清晨都在大約同樣時間潛入教堂，以她所知道最恭敬的方式領受耶穌。

每一天的清晨，神父都從柴房小洞口看著這使他非常激動和安慰的情景。當最後一個聖體的清晨來臨時，那小女孩

又來了。就如同前三十幾個清晨，在領受耶穌前，小女孩跪下朝拜聖體。忽然，她背後教堂的門打開了，接著就是小女孩的尖叫和槍聲，神父看著被打傷的小女孩爬向地上留下最後的聖體，在垂死時領受了耶穌。當開槍的兵走到她身邊時，小女孩試著起身併手祈禱感謝，但卻翻身後跌，她的頭撞在地上後就再也不動了。

這位神父後來逃離中國來到美國。一九五零年時，信總主教是全美傳播信仰的主任，也負責派遣神職人員去其他國家傳教。他接見了這位神父，親耳從這神父聽到這故事。這故事影響了信總主教的一生，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帶給他很大的鼓舞。

天主用了才華橫溢的信總主教，使全世界無數的人得到寶貴的信仰，而天主卻是用了一個中國鄉村裡一個不知名的小女孩，推動了這位舉世聞名的信總主教。相信如今在天國裡，這兩位聖人，一中一西，一少一老，一定一起在為我們這些還在塵世裡奮戰的人祈禱著！



我的旗袍情結

◆李卉子

旗袍於我，猶如一件夢的衣裳，華貴而飄渺——可遠觀卻始終沒有勇氣嘗試——沒有完美窈窕的身姿，沒有滿腹詩書的才情，沒有高貴優雅的氣質，似乎怕褻瀆旗袍的美麗。

可終有一日，偶然試穿旗袍，在女友驚呼聲中，我忽然明白一襲美麗的旗袍，可記載一種思緒，定格一種記憶，更能珍藏一段年華。

恍惚裡，時光穿梭來到了 30 年代夜夜笙歌的舊上海，老式的留聲機裡傳出紅極一時的周璇的歌聲，還有阮玲玉的哀婉；屏息間，歲月頓足憶起了一如滿腹柔情和才情的張愛玲、林徽因、陸小曼，無不傾瀉出端莊柔美，精緻清麗。舉手抬足間，那種骨子裡流露出的高貴飄逸，仿佛從時光的隧道裡款款穿越，邁著裊裊婷婷的步履，玲瓏妙曼搖曳生輝，擺著珠玉圓潤的雙臂，風姿卓約婀娜多姿…

迷戀上了旗袍，好像那是上蒼賜予女人最美的霓裳，似孔雀的羽仙子的裳，讓記憶鮮活，生動而美麗——可以沒有多餘的配飾，卻從簡單的花式圖案中看見行雲流水，雲髻高挽；沒有金銀的點綴，卻能聽見耳畔墜珠，叮嚀著響；盡把女人嫵媚雅致或驚艷性感演繹到極致。旗袍的滾邊精緻，盤扣繁巧，立領處半掩溫婉的頸項，低領間尤顯凹凸的身姿，開叉處隱約蝕骨的柔情，一領一又一窈窕，百態千姿萬種嬌，那種春光乍泄鏡花水月般的朦朧，那種淒迷哀婉欲言又止的落寞嘆息，都令我怦然心動；一眸一笑百媚生，萬種風

情千嬌媚，那種低調內斂，雍容嫻靜的姿態，無論笑語嫣然的燦爛，還是洗盡鉛華的淡然，皆讓我嘆為觀止；

迷戀上了旗袍，還因為它如女人的第二層肌膚，手指滑過或樸實素雅或絲柔華貴的衣料，頓感真實而溫暖，它包裹著女人對歲月彈指而過的眷戀，忘掉了青澀懵懂歲月的遺憾，傾灑著內心浪漫情懷的感念，沉澱了一段豐滿的紀念，還有，放棄那難忘不捨，執著得絕望的愛戀…

旗袍於我，不再僅僅著迷於它的優雅柔美，端莊婉約，它能留住時光荏苒的飛梭，喚醒沉睡的愛的渴望。我知道，再美麗的旗袍，再絕代的風華，終將敵不過歲月的無情，化作青煙縷縷，可是，旗袍帶來的記憶，卻讓美好的瞬間和我的旗袍情結定格在永恆！

拍下一
組旗袍照
片，將思緒
與年華一並
珍藏！

看似剎
那芳華，卻
勝水墨青
花！





藍大衛診所
Dr. David Allen
Foundation Chiropractic
主治:頭痛、坐骨神經痛、頸背痛、關節
痛、運動受傷、肩肘扭傷、腰腿痛、
手腳麻痺、失眠症、車禍後遺症
2001N Collins #101, Richardson
(972)889-8242 (國、台、英)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4100 Spring Valley Rd., #202
Dallas, TX 75244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Christie S. Lee D. D. S.
General Dentistry
1729 Analog Dr. ,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0986



31 冰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6025 Royal lane Suite 105
Dallas , TX 75230
Tel: (214)368-3311



TOKYO ONE
Sushi and Grill
WWW.TOKYO-ONE.COM
4350 Belt Line Rd. , Addison, TX 75001
Midway & Beltline SE Conner
TEL: 972-386-8899 FAX:972-386-0666



廣告刊登 廣告每欄\$20 一期
請洽： 972-596-3040 楊治財

葡萄藤宗旨、內容及投稿方式：

宗旨：以福傳、靈修、教友生活分享為宗旨。

內容：包括個人信仰生活、讀書心得分享、家庭生活見證、祈禱、聖人（傳記）介紹、應時節慶緣由及意義、笑話分享。

投稿方式：

投稿可用筆名，但須具真實姓名及電話以便聯絡。

由於篇幅有限，投稿文章以三千字以內為原則。如不願被其他刊物轉載，請註明於稿後。

投稿可逕向編輯群之任一編輯投稿。

主編小啟：

葡萄藤為免費贈閱之教會刊物，歡迎並感謝您贊助印製費。來款支票請寄本堂地址，並註明葡萄藤之用。為減少不必要的浪費，若您地址遷移，也請告知。葡萄藤每期內容亦刊載於本堂網站，歡迎多多利用。

網址：<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主 編：王念祖

編輯 群：張克約、鄭懿興、甘智岡、葛惠瑛、陳美卿

新聞 組：張克約、楊治財、楊漪婷、陳美卿

網站設計及維護：楊漪婷、甘智岡

校 對：萬建心、朱嘉玲

打 字：陳美卿、許德立、黃發芳

刊物分發：李 娜、楊韓琦

葡萄藤稿庫管理：黃發芳 排 版：徐 偉

廣告刊登：楊治財(代) 郵寄分發：張明華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E. 14 St.

Plano , TX 75074

(972)516-8500